



重探《探黑》

圖畫書書評部落客 | 賴嘉綾



探黑

廖書荻文·圖／小魯文化／201604／28頁／30公分／320元／精裝
ISBN 9789862116029／859

不管是人與人、還是人與事，甚至人與書也是。每天每個地方都重複發生著「儘管就在身邊，卻彼此錯過，要極大的機緣才能相遇」這樣的際遇。因為出版品非常多，我們往往錯過許多尋尋覓覓的好書而不自知；在2015年國家圖書館統計的出版資料裡，一年的出版品將近四萬種。即使我們每天努力逛書店、看網路，都無法接受到百分之一的資料；何況我們只是一般人，閱讀一定有自己的偏好。以我自己為例，因為推廣繪本，一年可能閱讀了好幾百本不同國家的繪本，但其他書類可能不超過一百本。有機會當評審時，因緣際會可多讀一些。但其他交錯而過的好書怎麼辦呢？可能幾年後因為朋友介紹而認識，可能永遠不可能知道。我和《探黑》這本書的相遇，有如錯過那班車，又跟上這班車，然後相鄰而坐。怎麼說呢？

2014年秋天，我去了目前全世界最熱門的繪本學校：Cambridge School of Art,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因為我在新加坡的Asia Festival of Children's Content訪問了繪本創作者James Mayhew。他就是一系列小女孩Katie亂碰美術館的畫，然後掉進去裡面的繪本作家。我因為看了那本*Katie's Picture Show*，就計畫實行了1999年的倫敦行。他驚訝之餘告訴我，那是他的第一本書，後來接續做了很多相關的書，現在除了創作繪本，他也固定在學校裡教怎麼做繪本，歡迎我去參觀。所以我在2014年秋天到了劍橋再次拜訪James Mayhew。他讓我參加他的繪本課程，當了一天的旁聽生。他對學生介紹我是一位繪本書評，所以我在課堂上可以像老師那樣給意見。我震懾於當時的規模與學生的實力，覺得自己不適合多發言，請大家將我當作一個隱形人，這樣我更方便從旁觀察、分析、紀錄。上課時間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每五人分成一組，五組學生討論了不只五個小時。其中有五位是臺灣的留學生，分別在不同組別。我們因為初見面也不知道可以說些什麼，彼此靦腆、忙碌，也僅僅留下微笑的相視和簡單的聯絡方式。

這個課程的學生除了修習完整一年的上課學分，第二年開始的繪本實做，從暑假就開始想故事。一開學就和老師討論，有的同學拿出盒子來說故事、有的做了布偶、有的故事只有一半，James Mayhew和另一位漫畫家David Hughes是這堂課的指導老師，提醒學生們是不是要先做一本無字書來發展故事？或是如何讓圖說話？以免文字佔用了大部份的思考和畫面。這樣每週的課程，以持續討論的方式會進行到督促學生們至少完成一本繪本。在隔年二月時有個畢業聯展，聯展時每位同學都能有自己的一小塊牆面和空間，用自己的作品和想法擺設。

一年之後，我才得知這些學生中有一位以繪本作業得到專為新手設的麥克米倫大獎。這是第一次由臺灣人得到首獎，在英國繪本界謂為新鮮事。麥克米倫出版社的慣例是為首獎者出版得獎書，但詭吊的是這本書並未獲得出版計畫。我猜想得獎者多多少少會帶著失望與困惑的喜悅，不過，幸好這本書在臺灣出版了；所以當我參加她的分享會時，帶著好奇觀察她對這件事的反應。我看到創作者最真摯的原創熱情，本來創作就不全是為了得獎或是出版。對當時的她是年度功課，完成了一本之後，還有點時間，所以老師鼓勵她繼續利用時間做另外一本，就這樣一本又一本，在畢業前她完成了四本。創作繪本其實就是藝術創作，儘管繪本的出版攸關創作者之後的生存條件，她天生的開朗與觀察事物的角度，完全超越年紀。帶著寬廣的心和樂觀的態度，我想這世界上沒有什麼事可以難倒她。

《探黑》*Adventure at Night* 的出版採用雙語，同時也用了原創時的英文，讓中文和英文並行。字型的選擇向來就是繪本創作出版時的大學問，太大會侵佔畫面，太小又不適合孩童閱讀。是否要加注音？也是一個考量。但這本書就是簡單明瞭，每一個跨頁只用一行字。我覺得這也是讓書變成藝術品的的方式：文字和圖彼此成就不干擾。

這個故事從一位探險家阿古開始，他最喜歡在黑夜裡觀察動物。在黑夜裡觀察的必備工具，我們看到他頭上的探照燈、手上的望遠鏡和袋子旁邊的指南針，袋子裡像榔頭的東西、繩子。他在牆上的地圖已經說明了他想要去的地方：北半球的太平洋和南半球的太平洋、西部和南部的非洲、南極，還有不確定的北極區。另外還有貼著旗子的地區，旗子以白色、紅色、藍灰色分。

阿古去了深海，他在探照燈的範圍裡什麼也沒看見；身為讀者的我們看見探照燈沒照到的鯨魚、魷魚、水母和章魚。他去了森林，探照燈下什麼也沒有；讀者可以看到大嘴鳥、鸚鵡、貓頭鷹和一些鎮定沒動的鳥。即使他到了南極冰原，破冰船的探照燈只照到大大小小的浮冰，沒有企鵝；好多企鵝在暗處看著他呢！在地底、在洞穴、甚至在叢林，他都沒看見什麼。直到他的燈熄滅了，阿古把燈修好，亮起來的燈照著自己，把他背後的熊、浣熊、狐狸都嚇壞了。他還是什麼都沒看見！

我把自己當三歲的孩子讀這本書的時候，開心極了，數著旁邊的動物，多到數不清。如果我是六歲的呢？哈哈，阿古好笨，他什麼都沒看見，燈總是照在沒有動物的地方。我有假想自己是十歲的話，我好喜歡修電燈的阿古，可是他怎麼不動一下呢？動一下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了。回到寫書評的我，我喜歡阿古家裡的壁紙、牆上的畫、阿古的造型和簡單流暢的律動。翻頁時鋪陳了如同樂曲般的節奏，「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啾喔！」連著五頁豐富的畫面，卻沒看見動物。每翻一頁就有那種「還有呢？還有呢？」的好奇，再翻下去，看看阿古還去了哪些地方？也偷偷希望「他動一下」，就可以看到多到嚇人的動物。

《探黑》讓讀者旁觀者清，視覺解密，好看的繪本對讀者有隱藏的祕密和看得見的祕密。隱藏的祕密指的是沒有明顯意圖的；看得見的祕密指的是文字不提的。當繪本書評被挑戰解密有如要食評家啟動味蕾探究食物原味和烹調的動機，這種看書的快感不是讀文字書可以取代的。就繪本製作來說，做一本書要讓讀者一直想要「翻頁」、繼續閱讀，像做一首讓大家想要聽下去的歌。看完之後，還有回味，重新回到書裡看每個獨立畫面和文字的互動。比起吃過好食物還過癮，味蕾雖然會留存記憶，但無法重複食用。讀好書可以一讀再讀，再讀時又有新的想法。

我們先說那些看得到的祕密：每一個跨頁只有一行字，有好幾頁文字都是說「什麼也沒看



到」，但是我們在畫面看到好多好多不同棲地的動物。從熱帶到南極、從海洋到山洞，我們忙著讀圖，看著圖訴說的祕密。在準備工具的那頁，文字只有「他備齊了工具」，讀圖就可以看到安全帽和探照燈、望遠鏡、指南針和其他裝備。也可以讀到媒材的應用：不透明水彩、拼貼、電腦後製。

黑色在印刷時和完成後，都是個不好處理的顏色，亮面的黑色還怕不乾淨的手，即使有一點點油脂的手，都會在翻頁時留下痕跡。所以「黑」的意義往往不是暗、不是看不見，是某種不適合污染、需要探索、或是視而不見的環境。我們提到隱藏的祕密：有時候也許連創作者都不自覺，因為這本書的創作者廖書荻，負笈英國深造時，必定經過很多與原來生活不同的適應期。她在臺灣主修設計，做了四年的平面設計後，決定申請一所學校來試試人生未來到底要如何，所以只申請了這所學校。到英國之後，遇見許多努力創作的同儕，即使不知道來歷也感受到拼勁。我看完書，感受到作者暗藏了「沒看到並不表示沒發生唷！」的概念。繪本往往流露創作者當時的心境，或是不隨便顯示的個性。書荻的個性開朗，但必有異於常人細心之處，否則這本書的處理無法如此細膩又內斂。如果探險者這樣到處探險，卻沒發現東西，那他要怎麼辦？創作者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進修留學，有如一場探險，這個新環境有她看到與沒看到的。但是沒看到的並不表示不存在的啊！

臺灣的小魯文化最後處理了那個連英國出版社都沒有勇氣處理的問題。這本書關於探險的那幾頁，其重要的位置都在中間。很自然的，探險家與探照燈打出的光線佔據了跨頁畫面的中央。繪本課的老師經常耳提面命的就是「不要把重要的東西畫在跨頁中間」。一般繪本的裝幀方式，打開跨頁時，會因為裝訂而無法開展全部畫面。有的創作者和編輯會多留一些備份，讓裝訂「吃掉」；通常在原畫展時才可能看到全貌。平常的做法也只能「避險」，就是躲一下位置，把重點偏左或是偏右。而《探黑》的異常，我只能說書荻潛意識中對繪本的挑戰和創意了，她挑戰了以往對繪本的限制，甚至不顧老師的忠告；小魯文化出版尊重創作者，同時也拓展了繪本的型式。他們用做硬紙版書的方式進行這本書的製作，採用較厚的紙，前後粘接，避開了中間裝訂的手續，也讓每一頁可以一百八十度以上的開展，讀者看到流暢沒有阻礙的畫面。想想如果這本書需要每一頁撥開裝訂中線看完整跨頁畫面的話，就失去看繪本的樂趣和閱讀進行的速度。我一直記得亞馬遜網路書店的隨身杯上面那段愛因斯坦的話：「If at first the idea is not absurd, then there is no hope for it.」，被大家一直認為不可以的想法，才能啟發另一段新鮮事的發生。

這也是我一直提醒大家看繪本就像抱著一個藝術品，很平易近人的藝術品。繪本將文學、美學結合，以創作者的技巧為支架，建構新的藝術形態。讀者經由人生經驗詮釋閱讀，讓整個閱讀鍊豐富飽滿。繪本以文字、圖像、美感、裝幀、與整體質感改變了以往我們的閱讀經驗。即使繪本仍舊被歸類在童書，身為成人，我們都不能錯失這種閱讀經驗。這個世界還有好多我們不曾見識到和經驗到的，等著我們去探索。



· MA Children's Book Illustration Graduation Show 2015。(圖片提供／廖書荻)